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五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刑法志第三十

刑法

古之聖人為人父母莫不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防閑於未然懼爭心之將作也故有輕重三典之異宮墨五刑之差度時而施宜因事以議制大則陳之原野小

則肆諸市朝以禦姦宄用懲禍亂興邦致理罔有弗由於此者也暨淳朴既消澆偽斯起刑增為九章積三千雖有凝脂次骨之峻而錐刀之末盡爭之矣自漢迄隋世有增損而罕能折衷隋文帝叅用周齊舊政以定律令除苛慘之法務在寛平比及晚年漸亦滋虐煬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於亡高祖初起義師於太原即布寛大之令百姓苦隋苛政競來歸附旬月之間遂成帝業既平京城約法為二十條惟制殺人刼盜背

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詔納言劉文靜與當朝通識之士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盡削大業所由煩峻之法又制五十三條格務在寬簡取便於時尋又勑尚書左僕射裴寂尚書右僕射蕭瑀及大理卿崔善為給事中王敬業中書舍人劉林甫顔師古王孝遠涇州别駕靖延太常丞丁孝烏隋大理丞房軸上將府叅軍李桐客太常博士徐上機等撰定律令大略以開皇為準于時諸事始定邊方尚梗救時之弊有所未暇惟正

五十三條格入於新律餘無所改至武德七年五月奏上乃下詔曰古不云乎萬邦之君有典有則故九疇之叙興於夏世兩觀之法大備隆周所以禁暴懲姦弘風闡化安民立政莫此為先自戰國紛擾恃詐任力苛制煩刑於兹競起秦并天下隳滅禮教恣行酷烈害虐蒸民宇内騷然遂以顛覆漢氏撥亂思易前軌雖復務從約法躅削嚴刑尚行葅醢之誅猶設錙銖之禁安民之道實有未弘刑措之風以兹莫致爰及魏晉流弊相沿

寛猛乖方綱維失序下凌上替政散民凋皆由法令湮
訛條章混謬自斯以後寓縣瓜分戎馬交馳未遑典制
有隋之世雖云釐革然而損益不定疎舛尚多品式章
程罕能甄備加以微文曲致覽者惑其淺深異例同科
用者殊其輕重遂使姦吏巧詆任情與奪愚民妄觸動
陷羅網屢聞釐革卒以無成朕膺期受籙寧濟區宇永
言至治興寐為勞補千年之墜典拯百王之餘弊思所
以正本澄源式清流末永垂憲則貽範後昆爰命羣才

修定科律但今古異務文質不同喪亂之後事殊曩代應機適變救獘斯在是以斟酌繁省取合時宜矯正差遺務從體要迄茲歷稔撰次始畢宜下四方即令頒用庶使吏曹簡肅無取懸石之多奏讞平允靡競錐刀之末勝殘去殺此焉非遠於是頒行天下及太宗即位又命長孫無忌房玄齡與學士法官更加釐改戴胄魏徵又言舊律令重於是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罪斷其右趾應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尋又愍其受刑之苦謂侍

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斷人右趾意甚不忍諫議大夫王珪對曰古行肉刑以為輕罪今陛下矜死刑之多設斷趾之法格本合死今而獲生刑者幸得全命豈憚去其一足且人之見者甚足懲誡上曰本以為寛故行之然每聞惻愴不能忘懐又謂蕭瑀陳叔達等曰朕以死者不可再生思有矜愍故簡死罪五十條從斷右趾朕復念其受痛極所不忍叔達等咸曰古之肉刑乃在死刑之外陛下於死刑之内改從斷趾便是以生

易死足為寛法上曰朕意以為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書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後蜀王法曹叅軍裴弘獻又駮律令不便於時者四十餘事太宗令叅掌删改之弘獻於是與玄齡等建議以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廢制為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刖足是為六刑減死在於寛弘加刑又加煩峻乃與八座定議奏聞於是又除斷趾法改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又舊條疏兄弟分後廕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孫配

沒會有同州人房強弟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強當從坐太宗嘗録囚徒憫其將死為之動容顧謂侍臣曰刑典仍用蓋風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更彰朕之不德也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罰何者有不察其本而一槩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則反逆有二一為興師動衆一為惡言犯法輕重有差而連坐皆死豈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寮詳議於是玄齡等復定議曰案禮孫為王父尸案令祖

有蔭孫之義然則孫重而兄弟屬輕蔭重反流合輕翻死據禮論情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沒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為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流為允從之自是比古死刑殆除其半玄齡等遂與法司定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有笞杖徒流死為五刑笞刑五條自笞十至五十杖刑五條

自杖六十至杖一百徒刑五條自徒一年遞加半年至三年流刑三條自流二千里遞加五百里至三千里死刑二條絞斬大凡二十等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八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賓八曰議勳八議者犯者死罪皆條所坐及應議之狀奏請議定奏裁流罪已下減一等若官爵五品已上及皇太子妃大功已上親應議者周以上親犯死罪者上請流罪已下亦減一等若七品以上官

爵得請者之祖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犯流罪已下各減一等若應議請減及九品已上官若官品得減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罪已下聽贖其贖法笞十贖銅一斤遞加一斤至杖一百則贖銅十斤自此已上遞加十斤至徒三年則贖銅六十斤流二千里者贖銅八十斤流二千五百里者贖銅九十斤流三千里者贖銅一百二十斤又許以官當罪以官當徒者五品已上犯罪者一官當徒二年九品已上一官當徒一年若犯公

罪者各加一年以官當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仍各解見任除名者比徒三年免官者比徒二年免所居官者比徒一年又有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謀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内亂其犯十惡者不得依議請之例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亦聽贖八十已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亦收贖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

有死罪不加刑比隋代舊律減大辟者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其當徒之法唯奪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條為三十卷貞觀十一年正月頒下之又刪武德貞觀已來勅格三千餘件定留七百條以為格十八卷留本司施行斟酌今古除煩去弊甚為寛簡便於人者以尚書省諸曹為之目初為七卷其曹之常務但留本司者别為留司格一卷蓋編録當時制勅永為

法則以為故事貞觀格十八卷房玄齡等刪定永徽留司格十八卷散頒格七卷長孫無忌等刪定永徽中又令源直心等刪定惟改易官號曹局之名不易篇目永徽留司格後本劉仁軌等刪定垂拱留司格六卷散頒格三卷裴居道刪定太極格十卷岑羲等刪定開元前格十卷姚崇等刪定開元後格十卷宋璟等刪定皆以尚書省二十四司為篇目凡式三十有三篇亦以尚書省列曹及秘書大常司農光禄太僕太府少府及監門

宿衛計帳名其篇目為二十卷永徽式十四卷垂拱神龍開元式並二十卷其删定格令同太宗又制在京見禁囚刑部每月一奏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其大祭祀及致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及假日並不得奏決死刑其有赦之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訖宣詔而釋之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又繫囚之具有枷杻鉗鏁皆有長短廣狹之制量罪輕重

節級用之其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腿臀分受有須數等拷訊者亦同其拷囚不過三度總數不得過二百杖罪已下不得過所犯之數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稱加者就重次稱減者就輕次惟二死三流同為一減不得加至於死斷獄而失於

出入者以其罪罪之失入者各減三等失出者各減五等初太宗以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乃詔大辟罪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及尚書等議之其後河內人李好德風疾瞀亂有妖妄之言詔按其事大理丞張蘊古奏好德癲病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貫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奏事不實太宗曰吾常禁囚於獄內蘊古與之奕棊今復阿縱好德是亂吾法也遂斬於東市既而悔之又交州都

督盧祖尚以忤旨斬於朝堂帝亦追悔下制凡決死刑雖令即殺仍三覆奏尋謂侍臣曰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昔世充殺鄭頲既而悔之追止不及今春府史取財不多朕怒殺之後亦尋悔皆由思不審也比來決囚雖三覆奏須臾之間三奏便訖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自今已後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又古者行刑君為徹樂減膳朕今庭無常設之樂莫知何徹然對食即不啖酒肉自今已後令與尚食相知刑人日勿進酒

肉內教及太常並宜停教且曹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寃自今門下覆理有據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録狀奏自是全活者甚衆其五覆奏以決前一日二日覆奏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著之於令太宗既誅張蘊古之後法官以出罪為誡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焉由是刑網頗密帝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德威對曰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則無

辜失出則便獲大罪所由吏皆深文太宗然其言由是
失於出入者令依律文斷獄者漸為平允十四年又制
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數量配邊惡之州其後雖存寬典
而犯者漸少高宗即位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
理卿唐臨在獄繫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
合死帝以囚數全少怡然形於顏色永徽初勅太尉長
孫無忌司空李勣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
高季輔黄門侍郎宇文節柳奭右丞段寶玄太常少卿

令狐德棻吏部侍郎高敬言刑部侍郎劉燕客給事中
趙文恪中書舍人李友益少府丞張行實大理丞元紹
太府丞王文端刑部郎中賈敏行等共撰定律令格式
舊制不便者皆隨删改遂分格為兩部曹司常務為留
司格天下所共者為散頒格其散頒格下州縣留司格
但留本司行用焉三年詔曰律學未有定疏每年所舉
明法遂無憑凖宜廣召解律人條義疏奏聞仍使中書
門下監定於是太尉趙國公無忌司空英國公勣尚書

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燕國公志寧銀青光禄大夫刑部尚書唐臨太中大夫守大理卿叚寶玄朝議大夫守尚書右丞劉燕客朝議大夫守御史中丞賈敏行等參撰律疏成三十卷四年十月奏之頒于天下自是斷獄者皆引疏分析之永徽五年五月上謂侍臣曰獄訟繁多皆由刑罰枉濫故曰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末代斷獄之人皆以苛刻為明是以秦氏網密秋荼而獲罪者衆今天下無事四海乂安欲與公等共行寛

政令日刑罰得無枉濫乎無忌對曰陛下欲得刑法寬平臣下猶不識聖意此法弊來已久非止今日若情在體國即共號癡人意在深文便稱好吏所以罪雖合杖必欲遣徒理有可生務入於死非憎前人陷於死刑陛下矜而令放法司亦宜固請但陛下喜怒不妄加於人刑罰自然適中上以為然永徽六年七月上謂侍臣曰律通比附條例太多左僕射志寧等對舊律多比附斷事乃稍難解科條極衆數至三千隋日再定惟留五百

以事類相似者比附科斷今日所停即是參取隋律修易條章既少極成省便龍朔二年改易官號因勑司刑太常伯源直心少常伯李敬玄司刑大夫李文禮等重定格式惟改曹局之名而不易篇第麟德二年奏上至儀鳳中官號復舊又勑左僕射劉仁軌右僕射戴志德侍中張文瓘中書令李敬玄右庶子郝處俊黄門侍郎來恒左庶子高智周右庶子李義琰吏部侍郎裴行儉馬戴兵部侍郎蕭德昭裴炎工部侍郎李義琛刑部侍

郎張楚金部郎中盧律師等刪緝格式儀鳳二年二月九日撰定奏上先是詳刑少卿趙仁本撰法例三卷引以斷獄時議亦為折衷後高宗覽之以為煩文不便因謂侍臣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非朕庸虛所能創制並是武德之際貞觀已來或取定宸衷參詳衆議條章備舉軌躅昭然臨事遵行自不能盡何為更須作例致使觸緒多疑計此因循非適今日速宜改轍不得更然自是法例遂廢不用則天臨朝初欲大收人望垂拱初年

令鎔銅為匭四面置門各依方色共為一室東面名曰延恩匭上賦頌及許求官爵者封表投之南面曰招諫匭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言諫諍者投之西面曰申冤匭有得罪冤濫者投之北面曰通玄匭有玄象災變及軍謀秘策者投之每日置之於朝堂以收天下表疏既出之後不逞之徒或至攻訐陰私謗訕朝政者後乃令中書門下官一人專監其所投之狀仍責識官然後許進封行之至今焉則天又勅內史裴居道夏官尚書岑長

倩鳳閣侍郎韋方質與删定官袁智弘等十餘人删改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已來垂拱已後詔勅便於時者編為新格二卷則天自製序其二卷之外别編六卷堪為當司行用為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及咸陽尉王守慎又有經理之才故垂拱格式議者稱為詳密其律令惟改二十四條又有不便者大抵依舊然則天嚴於用刑屬徐敬業作亂及豫博兵起之後恐人心動揺欲以威制

天下漸引酷吏務令深文以案刑獄長壽年有上封事言嶺表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案之若得反狀斬决國俊至廣州遍召流人擁之水曲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乃更誣奏云諸道流人怨有怨望若不推究為變不遥則天深然其言又命攝監察御史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王大貞屈貞筠等分往劒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按鞫流人光業所在殺戮光業誅九百人德壽

誅七百人其餘少者不減數百人亦在雜犯及逺年流人亦枉及禍焉時周興來俊臣等相次受制推究大獄乃於都城麗景門内别置推事使院時人謂之新開獄俊臣又與侍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敬仁評事康暐衛遂忠等招集告事數百人共為羅織以陷良善前後枉遭殺害者不可勝數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旨皆網羅前人織成反狀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于瓮以火圜遶炙之兼絕其

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其所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每有制書寛宥囚徒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罪然後宣示是時海内慴懼道路以目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曰臣聞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義也霸者威之任權智也強國脅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後威

之威之不足然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之所貴矣
況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專任刑殺以為威斷可謂策
之失者也臣伏覩陛下聖德聰明遊心太古將制靜宇
宙保乂黎民發號施令出於誠懇天下蒼生莫不懸望
聖風既見神化道德為政將待於陛下矣臣聞之聖人
出必有驅除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
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伏豈非天意欲彰陛下
威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為人意惡其首亂

唱禍法合誅屠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姦觀于天下逆黨親屬及其交遊有涉嫌疑辭相連及莫不窮捕考校枝葉蟠拏大忽流血小禦魑魅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糺告疑似冀圖爵賞刑于闕下者日有數矣于時朝廷徨徨莫能自固海內傾聽以相驚恐賴陛下仁慈憫其危懼賜以恩詔許其大功已上一切勿論人時獲泰謂生再造愚臣竊以忻然賀陛下聖明得天之機也不謂議者異見又執

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起陛下不深思天意以順休期尚以督察為理威刑為務使前者之詔不信於人愚臣昧焉竊恐非五帝三王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覩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屬北胡侵塞西戎寇邊兵革相屠向歷十載關河自北轉輸幽燕秦蜀之西馳騖湟海當時天下疲極矣重以大兵之後屬遭凶年流離飢餓死喪略半幸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寧兆人邊境獲安中國無事陰陽大順年穀累登天下父子始得相養矣

揚州構禍殆有五旬而海中晏然纖塵不動豈非天下
丞庶厭凶亂哉臣以此卜之百姓思安久矣今陛下不
務玄默以救疲民而又任威刑以失其望欲以察察為
政肅理寰區愚臣暗昧竊有大惑且臣聞刑者政之末
節也先王以禁暴釐亂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萬
物思泰陛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平人愚臣以為非適
變隨時之義也頃年以來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
大抵所告皆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

恕又屈法容之傍訐他事亦為推劾遂使姦臣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告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自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物理自然也臣不敢以古遠言之請指隋而說臣聞長老云隋之末世天下猶平煬帝不恭窮毒威武厭居皇極自總元戎以百萬之師觀兵遼海天下始騷然矣遂使楊玄感挾不臣之勢有大盜之心欲因人謀以竊皇業乃稱

兵中夏將據洛陽哮𧆞之勢傾宇宙矣然亂未逾月而頭足異處何者天下之弊未有土崩烝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暗忍人機自以為元惡既誅天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刑罰理之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内豪士無不惟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思為亂矣於是蕭銑朱粲起於荆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四海雲擾遂並起而亡隋族矣豈不哀哉長老至今談之委曲如是觀三代夏殷與

亡已下至秦漢魏晉理亂莫不皆以毒刑而致敗壞也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者刀筆之吏寡識大方斷獄能者名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共稱至公爰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害在平恕故獄吏相誠以殺為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已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能無濫濫及良善則淫刑逞矣夫人情莫不自愛其身陛下以此察之豈非無濫矣冤人吁嗟感傷和氣和氣悖亂羣生癘疫水旱隨之則有

凶年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怵然而生矣頃來亢陽愆候雲而不雨農夫失耒瞻望嗷嗷豈不尤陛下之有聖德而不降澤於人也儻旱遂過春廢於時種今年稼穡必有損矣陛下可不敬承天意以澤恤人臣聞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陛下奈何以堂堂之聖猶務强國之威愚臣竊為陛下不取且愚人安則樂生危則思變故事有招禍法有起姦儻大獄未休支黨日廣天下疑惑相恐無辜人情

之變不可不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江充行詐作亂
京師至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萬千數
當時劉宗幾覆滅矣賴武帝得壺關三老上書憣然感
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少以安耳臣讀書至此
未嘗不為戾太子流涕也古人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伏願陛下念之今臣不避湯鑊之罪以螻蟻之命輕觸
宸嚴臣非不惡死而貪生也誠以負陛下恩遇以㣲命
蔽塞聰明亦非敢欲陛下頓息嚴刑望在恤刑耳乞與

三事大夫圖其可否夫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無以
臣微而忽其奏天下幸甚疏奏不省時司刑少卿徐有
功常駮酷吏所奏每日與之廷爭得失以雪宽濫因此
全濟者亦不可勝數語在有功傳及俊臣弘義等伏誅
刑獄稍息前後宰相王及善姚元崇朱敬則等皆言垂
拱已來身死破家者皆是枉濫則天頗亦覺悟於是監
察御史魏靖上言曰臣聞國之綱紀在乎生殺其周興
來俊臣丘神勣萬國俊王弘義侯思止郭弘霸李敬仁

彭先覺王德壽張知默者即堯年四凶矣恣騁愚暴縱虐含毒讎嫉在位安忍朝臣羅逐情加形隨意改當其時也囚圄如市朝廷以目既而素虛不昧寃魂有託行惡其報禍淫可懲具嚴天刑以懲亂首切見來俊臣身處極法者以其羅織良善屠陷忠賢籍沒以勸將來顯戮以謝天下臣又聞之道路上至聖主傍洎貴臣明明知有羅織之事矣俊臣既死推者獲功胡元禮超遷裴談顯授中外稱慶朝廷載安破其黨者既能賞不逾時

被其陷者豈可淹之累歲且稱反徒須得反狀惟據臣辯即請行刑拷楚妄加款答何罪故係有功以寛平而見忌斛瑟羅以妓女而受拘中外具知枉直斯在借以為喻其餘可詳臣又聞之郭弘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被遮而遽亡霍獻可臨終膝拳於項李敬仁將死舌至於臍皆衆鬼滿庭羣妖横道惟徵集應若響隨聲備在人謠不為虛説俱有書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變也臣以至愚不識大體儻使平反者數人衆共詳覆來

俊臣等所推大獄庶鄧艾獲申於今日孝婦不濫於昔
時恩渙一流天下幸甚疏奏制令錄來俊臣丘神勣等
所推鞫人身死籍沒者令三司重推勘有寃濫者並皆
雪免中宗神龍元年制以故司僕少卿徐有功執法平
恕追贈越州都督特授一子官又以丘神勣來子珣萬
國俊周興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遊藝王弘
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
陳嘉言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二十三

人自垂拱已來並枉濫殺人所有官爵並令追奪天下稱慶時既改易制盡依貞觀永徽故事敕中書令韋安石禮部侍郎祝欽明尚書右丞蘇瓌兵部郎中狄光嗣等刪定垂拱格後至神龍元年已來制敕為散頒格七卷又刪補舊式為二十卷頒於天下景雲初睿宗又敕户部尚書岑羲中書侍郎陸象先右散騎常侍徐堅右司郎中唐紹刑部員外郎邵知與刪定官大理寺丞陳義海右衛長史張處斌大理評事張名播左衛率府倉

曹叅軍羅思貞刑部主事閻義顓凡十人刪定格式律令太極元年二月奏上名為太極格開元初玄宗勑黄門監盧懷慎紫微侍郎兼刑部尚書李乂紫微侍郎蘇頲紫微舍人呂延祚給事中魏奉古大理評事高智静同州韓城縣丞侯郢璡瀛州司法叅軍閻義顓等刪定格式令至三年三月奏上名為開元格六年玄宗又勑吏部侍郎兼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尚書左丞盧從愿吏部侍郎裴漼慕容珣户部侍郎楊滔中書舍人劉

令楨大理司直高智靜幽州司功參軍侯郢璡等九人
刪定律令格式至七年三月奏上律令式仍舊名格曰
開元後格十九年侍中裴光庭中書令蕭嵩又以格後
制敕行用之後頗與格文相違於事非便奏令所司刪
撰格後長行敕六卷頒于天下二十二年戶部尚書李
林甫又受詔改修格令林甫遷中書令乃與侍中牛仙
客御史中丞王敬從與明法之官前左武衛冑曹參軍
崔見衛州司戶參軍直中書陳承信酸棗尉直刑部俞

元杞等共加删緝舊格式律令及勅總七千二十六條其一千三百二十四條於事非要並删之二千一百八十條隨文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十一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二十五年九月奏上勅於尚書都省寫五十本發使散於天下其年刑部斷獄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烏雀不棲至

是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寮以幾至刑措上表陳賀𤣥宗
以宰相爕理法官平允之功封仙客為邠國公林甫為
晉國公刑部大理官共賜帛二千匹自顯慶至先天六
十年間髙宗寛仁政歸宫閫則天女主猜忌果於殺戮
宗枝大臣鍜於酷吏至於移易宗社幾亡李氏神龍之
後后族干政景雲繼立歸妹怙權開元之際刑政賞罰
斷於宸極四十餘年可謂太平矣及家臣懷邪邉將内
侮乘輿幸于巴蜀儲副立於朔方曽未逾年載收京邑

書契以來未有尅復宗社若斯之速也而兩京衣冠多被脅從至是相率待罪闕下而執事者務欲峻刑以取威盡誅其族以令天下議久不定竟置三司使以御史大夫兼京兆尹李峴兵部侍郎呂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崔器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等五人為之初西京文武官陸大篘等陷賊來歸崔器草儀盡令免冠徒跣撫膺號泣以金吾府縣人吏圍之於朝謝罪收付大理京兆府獄繫之及陳希烈等大臣

至者數百人又令朝堂待跣如初令宰相苗晉卿崔圓
李麟等百寮同視以為棄辱宣詔以責之朝廷又以負
罪者衆獄中不容乃賜楊國忠宅鞫之器諲多希旨深
刻而擇木無所是非獨李峴力爭之乃定所推之罪為
六等集百寮尚書省議之肅宗方用刑名公卿但唯唯
署名而已於是河南尹達奚珣等三十九人以為罪重
與衆共棄珣等十一人於子城西伏誅陳希烈張垍郭
納獨孤朗等七人於大理寺獄賜自盡達奚摯張岯李

有孚劉子英冉大華二十一人於京兆府門決重杖死大理卿張均引至獨柳樹下刑人處免死配流合浦郡而達奚珣韋恒乃至腰斬先是慶緒至相州史思明高秀巖等皆送欵請命肅宗各令復位便領所管至是懼不自安各率其黨叛其後三司用刑連年不定流貶相繼及王璵為相素聞物議請下詔自今巳後三司推勘未畢者一切放免大收人望後蕭華拔魏州歸國嘗詣於朝云初河北官聞國家宣詔放陳希烈等脅從官一

切不問各令復位聞者悔歸國之晚舉措自失及後聞
希烈等死皆相賀得計無敢歸者於是河北將吏人人
益堅大兵不解後有毛若虛敬羽之流皆深酷割剝驟
求權柄殺人以逞刑厚斂以資國六七年間大獄相繼
州縣之內多是貶降人肅宗復聞三司多濫嘗悔云朕
為三司所誤深恨之及彌留之際以元載為相乃詔天
下流降人等一切放歸代宗寶應元年迴紇與史朝義
戰勝擒其將士妻子老幼四百八十人上以婦人雖為

賊家口皆是良家子女被賊逼略惻然愍之令萬年縣於勝業佛寺安置給糧料若有親屬認者任還之如無親族者任其所適仍給糧遞過於是人情莫不感戴忻悅大歷十四年六月一日德宗御丹鳳樓大赦赦書節文律令格式條目有未折衷者委中書門下簡擇理識通明官共刪定自至德巳來制勅或因人奏請或臨事頒行差互不同使人疑惑中書門下與刪定官詳決取堪久長行用者編入格條三司使準式以御史中丞中

書舍人給事中各一人為之每日於朝堂受詞推勘處分建中二年罷刪定格令使并三司使先是以中書門下充刪定格令使又以給事中中書舍人御史中丞為三司使至是中書門下奏請復舊以刑部御史臺大理寺為之其格令委刑部刪定元和四年九月勅刑部大理決斷罪囚過為淹遲是長姦倖自今已後大理寺檢斷不得過二十日刑部覆下不得過十日如刑部覆有異同寺司重加不得過十五日省司量覆不得過七日

如有牒外州府節目及於京城内勘本推即日以報牒到後計日數被勘司却報不得過五日仍令刑部具遣牒及報牒月日牒報都省及分察使各準勅文勾舉紏訪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為父殺仇人秦果投縣請罪勅復讐殺人固有彛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之心寧失不經特從減死之法宜決一百配流循州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曰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

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
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
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於諸子史不可勝數未
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
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
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
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也丁寧
其義於經而深没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

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埀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行於今者或為官吏所

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子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孫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由下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元和十三年八月鳳翔節度使鄭餘慶等詳定格後勅三十卷右司郎中崔郾等六人修上其年刑部侍郎許孟容蔣乂等奉詔删定復勒成三十卷刑部侍郎劉

伯芻等考定如其舊卷長慶元年五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天下刑獄苦於淹滯請立程限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詳斷畢申刑部限三十日聞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一狀所犯十人以上所斷罪二十件以上為大所犯六人以上所斷罪十件以上為中所犯五人以下所斷罪十件以下為小其或所抵罪狀并所結刑名並同者則雖人數甚多亦同一人之例違者罪有差二年四月

刑部員外郎孫革奏京兆府雲陽縣人張莅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徵之莅承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莅角觝力人不敢撝解遂持木鍤擊莅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準律父為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鬬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即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莅是切非兇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以權之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春秋

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臣職當讞刑合分善惡敕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為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太和七年十二月刑部奏先奉敕詳定前大理丞謝登新編格後敕六十卷者臣等據謝登所進詳諸理例參以格式或事非久要恩出一時或前後差殊或書寫錯誤並已落下及改正訖去繁舉要列司分門都為五

十卷伏請宣下施行可之八年四月詔應犯輕罪人除情狀巨蠹法所難原者其他過誤罪愆及尋常公事違犯不得鞭背遵太宗之故事也俄而京兆尹韋長奏京師浩穰姦豪所聚終日懲罰抵犯猶多小有寬容即難禁戢若恭守敕旨則無以肅清若臨事用刑則有違詔命伏望許依前式輕重處置從之開成四年兩省詳定刑法格一十卷敕令施行會昌元年九月庫部郎中知制誥紇干泉等奏準刑部奏犯贓官五品已上合抵死

刑請準獄官令賜死於家者伏請永為定格從之大中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劉瑑等奉勅修大中刑法總要格後勅六十卷起貞觀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二十四年雜勅都計六百四十六門二千一百六十五條七年五月左衛率倉曹參軍張戣進大中刑法統類一十二卷勅刑部詳定奏行之

舊唐書卷五十

舊唐書卷五十考證

刑法志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條為三十卷○新書一千五百四十六條

六年𤣥宗又勑吏部侍郎兼侍中宋璟等九人刪定律令格式○新書在二十六年

其年刑部斷獄天下死罪惟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上言云云○本紀作徐岵

臣德潛按兵刑並重而舊書獨闕兵志雖節度經畧

都護守捉等官散見于地理志中而唐初之制府兵府兵廢而為彍騎彍騎廢而重方鎮其兵始終盛衰治亂之迹未之及也亦屬殘闕無疑

舊唐書卷五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五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舉人臣邵　颿

謄録監生臣畢所謨

舊唐書卷五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一

后妃上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　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

賢妃徐氏　高宗廢后王氏 良娣蕭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　中宗韋庶人

上官昭容

睿宗肅明皇后劉氏

睿宗昭成皇后竇氏

玄宗廢后王氏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

玄宗楊貴妃

三代宮禁之職周官最詳自周巳降彤史沿革各載本書此不備述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為九嬪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七

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餘六尚諸司分典乘輿服御龍朔二年官名改易内職皆更舊號咸亨二年復舊開元中玄宗以皇后之下立四妃法帝嚳也而后妃四星一為正后今既立正后復有四妃非典法也乃於皇后之下立惠妃麗妃華妃等三位以代三夫人為正一品又置芳儀六人為正二品美人四人為正三品才人七人為正四品尚宫尚儀尚服各二人為正五品自六品至九品即諸司諸典

職員品第而序之後亦綵用前號然而三代之政莫不以賢妃開國嬖寵傾邦秦漢已還其流寖盛大至移國小則臨朝煥車服以王宗枝裂土壤而侯肺腑洎末塗淪敗赤族夷宗高祖龍飛宫無正寢而婦言是用覺起維城大帝孝和仁而不武但恣池臺之賞寧顧衽席之嫌武室韋宗幾危運祚東京帝后歿從夫謚光烈和熹之類是也高宗自號天皇武氏自稱天后而韋庶人生有翌聖之名肅宗欲后張氏此不經之甚皆以凶終玄

宗以惠妃之愛擯斥椒宫繼以太真幾喪天下歷觀前古邦家喪敗之由多基於子弟召禍子弟之亂必始於宫闈不正故息隱閱牆秦王謀歸東洛馬嵬塗地太子不敢西行若中有聖善之慈胡能若是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不其然歟自後累朝長秋虚位或以旁宗入繼母屬皆微徒有冊拜之文諒乏關雎之德今録其存於史冊者為后妃傳云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京兆始平人隋定州總管神武公

毅之女也后母周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后生而髮垂過頸三歲與身齊周武帝特愛重之養於宫中時武帝納突厥女為后無寵后尚幼竊言於帝曰四邊未靜突厥尚强願舅抑情撫慰以蒼生為念但須突厥之助則江南關東不能為患矣武帝深納之毅聞之謂長公主曰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許人當為求賢夫乃於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

毅大悅遂歸於我帝及周武帝崩后追思如喪所生隋文帝受禪后聞而流涕自投於床曰恨我不為男以救舅氏之難毅與長公主遽掩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矣后事元貞太后以孝聞太后素有羸疾時或危篤諸姒以太后性嚴懼譴皆稱疾而退惟后晝夜扶侍不脫衣履者動淹旬月焉善書學類高祖之書人不能辨工篇章而好存規誡大業中高祖為扶風太守有駿馬數疋常言於高祖曰上好鷹愛馬公之所知此堪進御不可

久留人或言者必為身累願熟思之高祖未決竟以此獲譴未幾后崩於涿郡時年四十五高祖追思后言方為自安之計數求鷹犬以進之俄而擢拜將軍因流涕謂諸子曰我早從汝母之言居此官久矣初葬壽安陵後祔葬獻陵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太穆順聖皇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長安人隋右驍衛將軍晟之女也晟妻隋揚州刺史高敬德女生后少好讀書造

次必循禮則年十三嬪于太宗隋大業中常歸寧於永興里后舅高士廉媵張氏於后所宿舍外見大馬高二丈鞍勒皆具以告士廉命筮之遇坤之泰筮者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變而之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象曰后以輔相天地之宜而左右民也龍乾之象也馬坤之象也變而為泰天地交也繇協於歸妹婦人之兆也女處尊位履中居順也此女貴不

可言武德元年冊為秦王妃時太宗功業既高隱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順妃嬪盡力彌縫以存內助及難作太宗在玄武門方引將士入宮授甲后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九年冊拜皇太子妃太宗即位立為皇后贈后父晟司空齊獻公后性尤儉約凡所服御取給而已太宗彌加禮待常與后論及賞罰之事對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以婦人豈敢預聞政事太宗固與之言竟不之荅時后兄無忌夙與太宗為布衣之交又

以佐命元勲委以腹心出入卧内将任之朝政后固言不可每乘間奏曰妾既托身紫宫尊貴已極實不願兄弟子姪布列朝廷漢之吕霍可為切骨之誡特願聖朝勿以妾兄為宰執太宗不聽竟用無忌為左武候大将軍吏部尚書右僕射后又密遣無忌苦求遜職太宗不獲已而許焉改授開府儀同三司后意乃懌有異母兄安業好酒無頼獻公之薨也后及無忌並㓜安業斥還舅氏后殊不以介意每請太宗厚加恩禮位至監門将

軍及預劉德裕逆謀太宗將殺之后叩頭流涕為請命曰安業之罪萬死無赦然不慈於妾天下知之今寘以極刑人必謂妾恃寵以復其兄無乃為聖朝累乎遂得減死后所生長樂公主太宗特所鍾愛及將出降勑所司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時將封皇子帝曰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乎然謂長主者良以尊於公主也情雖有差義無等別若令公主之禮有過長主理恐不可願陛下思之太宗以其言退而告后后歎曰

嘗聞陛下重魏徵殊未知其故今聞其諫實乃能以義

制主之情可謂正直社稷之臣矣妾與陛下結髮為夫

婦曲蒙禮待情義深重每言必候顔色尚不敢輕犯威

嚴况在臣下情踈禮隔故韓非之為説難東方稱其不

易良有以也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有國有家者急務

納之則俗寧杜之則政亂誠願陛下詳之則天下幸甚

后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疋詣徵宅以賜之太子承乾

乳母遂安夫人常白后曰東宫器用闕少欲有奏請后

不聽曰為太子所患德不立而名不揚何憂少於器物也八年從幸九成宮染疾危惙太子承乾入侍密啓后曰醫藥備盡尊體不瘳請奏赦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助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為惡若行善無効何福可求赦者國之大事佛道者示存異方之教耳非惟政體靡弊又是上所不為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承乾不敢奏以告左僕射房玄齡玄齡以聞太宗及侍臣莫不歔欷朝臣咸請肆赦太宗

從之后聞之固爭乃止將大漸與太宗辭訣時玄齡以

譴歸第后固言玄齡事陛下最久小心謹慎奇謀秘計

皆所預聞竟無一言漏泄非有大故願勿棄之又妾之

本宗幸緣姻戚既非德舉易履危機其保全永久慎勿

處之權要但以外戚奉朝請則為幸矣妾生既無益於

時今死不可厚費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自古聖賢

皆崇儉薄惟無道之世大起山陵勞費天下為有識者

笑但請因山而葬不須起墳無用棺槨所須器服皆以

木瓦儉薄送終則是不忘妾也十年六月己卯崩于立政殿時年三十六其年十一月庚寅葬於昭陵后嘗撰古婦人善事勒成十卷名曰女則自為之序又著論駁漢明德馬皇后以為不能抑退外戚令其當朝貴盛乃戒其龍馬水車此乃開其禍源而防其末事耳且誡主守者曰此吾以自防閑耳婦人著述無條貫不欲至尊見之慎勿言崩後宮司以聞太宗覽而增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可垂於後代我豈不達天命而不能割

情乎以其每能規諫補朕之闕今不復聞善言是內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上元元年八月改上尊號曰文

德順聖皇后

太宗賢妃徐氏名惠右散騎常侍堅之姑也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屬文其父孝德試擬楚辭云山中不可以久留詞甚典美自此徧涉經史手不釋卷太宗聞之納為才人其所屬文揮翰立成詞華綺贍俄拜婕妤再遷充容時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頗

倦勞役上疏諫曰自貞觀已來二十有二載風調雨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損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古人有云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已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

軍西有峴丘之役士馬疲於甲冑舟車倦於轉輸且名
募役戍去留懐生死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
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數百之粮是
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
成之我軍雖除凶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
戒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
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
情而縱慾遂使悠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

弊以成其禍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人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瑶臺驕主之為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

時則力無竭矣用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翫伎巧乃
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竊見服翫纖靡
如變化於自然織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
俗實敗素於淳風是知漆器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
叛玉杯豈招亡之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
可不遏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
陛下明鑑未形智周無際窮奥祕於麟閣盡探賾於儒
林千王治亂之蹤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

成敗之機故亦包吞心府之中循環目圍之内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言焉惟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伏願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添重德循今是以替前非則令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太宗善其言優賜甚厚及太宗崩追思顧遇之恩哀慕愈甚發疾不自醫病甚謂所親曰吾荷顧實深志在早殁魂其有靈得侍園寢吾之志也因為七言詩及連珠以見其志永徽元年卒時年二十四詔贈

賢妃陪葬於昭陵之石室
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也父仁祐貞觀中羅山令同
安長公主即后之從祖母也公主以后有美色言於太
宗遂納為晉王妃高宗登儲册為皇太子妃以父仁祐
為陳州刺史永徽初立為皇后以仁祐為特進魏國公
母柳氏為魏國夫人仁祐尋卒贈司空初武皇后貞觀
末隨太宗嬪御居於感業寺后及左右數為之言高宗
由是復召入宮立為昭儀俄而漸承恩寵遂與后及良

娣蕭氏遞相譖毀帝終不納后言而昭儀寵遇日厚后懼不自安密與母柳氏求巫祝厭勝事發帝大怒斷柳氏不許入宫中后舅中書令柳奭罷知政事并將廢后長孫無忌褚遂良等固諫乃止俄又納李義府之策永徽六年十月廢后及蕭良娣皆為庶人囚之别院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后母柳氏兄尚衣奉御全信及蕭氏兄弟並配流嶺外遂立昭儀為皇后尋又追改后姓為蟒氏蕭良娣為梟氏庶人良娣初囚大駡曰願阿武為

老鼠吾作猫兒生生扼其喉武后怒自是宫中不畜猫初囚高宗念之閒行至其所見其室封閉極密惟開一竅通食器出入高宗惻然呼曰皇后淑妃安在庶人泣而對曰妾等得罪廢棄為宫婢何得更有尊稱名為皇后言訖悲咽又曰令至尊思及疇昔使妾等再見日月出入院中望改此院名為迴心院妾等再生之幸高宗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令人杖庶人及蕭氏各一百截去手足投於酒甕中曰令此二嫗骨醉數日而卒後

則天頻見王蕭二庶人披髮瀝血如死時狀武后惡之禱以巫祝又移居蓬萊宮復見故多在東都中宗即位復后姓為王氏梟氏還為蕭氏

中宗和思皇后趙氏京兆長安人祖綽武德中以戰功至右領軍衛將軍父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歷遷左千牛將軍中宗為英王時納后為妃既而妃母公主得罪妃亦坐廢幽死於內侍省則天臨朝瓌為壽州刺史坐與越王貞連謀被誅公主亦坐死神龍元年贈后謚為

恭皇后贈壞左衞大將軍及中宗崩將葬于定陵議者以韋后得罪不宜祔葬於是追謚后為和思莫知瘞所行招魂祔葬之禮太常博士彭景直上言古無招魂葬之禮不可備棺椁置轀輬宜據漢書郊祀志葬黄帝衣冠於橋山故事以皇后禕衣於陵所寢宫招魂置衣於魂轝以太牢告祭遷衣於寢宫舒於御榻之右覆以夷衾而祔葬焉從之

中宗韋庶人京兆萬年人也祖弘表貞觀中為曹王府

典軍中宗為太子時納后為妃仍擢后父普州叅軍玄貞為豫州刺史嗣聖元年立為皇后其年中宗見廢后隨從房州時中宗懼不自安每聞制使至惶恐欲自殺后勸王曰禍福倚伏何常之有豈失一死何遽如是也累年同艱危情義甚篤所生懿德太子永徽永壽長寧安樂四公主安樂最幼生於房州帝自脫衣褁之遂名曰褁兒特寵異焉及中宗復立為太子又立后為妃時昭容上官氏常勸后行則天故事乃上表請天下士庶

為出母服喪三年又請百姓以年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制皆許之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牀與后雙陸帝為點籌以為歡笑醜聲日聞于外乃大出宮女雖左右內職而許時出禁中上官氏及宮人貴倖者皆立外宅出入不節朝官邪佞者候之恣為狎遊祈其賞秩以至要官時侍中敬暉謀去諸武武三思患之乃結上官氏以為援因得

幸於后潛入宫中謀議乃諷百官上帝尊號為應天皇帝后為順天皇后帝與后親謁太廟告謝受尊號之意於是三思驕横用事敬暉王同晈相次夷滅天下咸歸咎於后后方優寵親屬内外封拜遍列清要又欲寵樹安樂公主乃制公主開府置官屬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二府不置長史而已宜城公主等以非后所出各減太平之半安樂恃寵驕恣賣官鬻獄勢傾朝廷常自草制勑掩其文而請帝書焉帝笑而從之竟不省

視又請自立為皇太女帝雖不從亦不加譴所署府寮
皆猥濫非才又廣營第宅侈靡過甚長寧及諸公主迭
相倣効天下咸嗟怨之神龍三年節愍太子死後宗楚
客率百寮上表加后號為順天翊聖皇后景龍二年春
宫中希旨妄稱后衣箱中有五色雲出帝使畫工圖之
出示於朝乃大赦天下百寮母妻各加邑號右驍衛將
軍知太史事迦葉志忠上表曰昔高祖未受命時天下
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時天下歌秦王破陣樂高宗未

受命時天下歌側堂堂天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武媚娘伏惟應天皇帝未受命時天下歌英王石州順天皇后未受命時天下歌桑條韋也女行六合之内齊首蹀足應四時八節之會歌舞同歡豈與夫簫韶九成百獸率舞同年而語哉伏惟皇后降帝女之精合為國母主蠶桑以安天下后妃之德於斯為盛謹進桑條歌十二篇伏請宣布中外進入樂府皇后先蠶之時以享宗廟帝悅而許之特賜志忠莊一區雜綵七百段太常少卿鄭

愔又引丙申之播於舞詠亦受厚賞兵部尚書宗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表陳符命解桑條以為十八代之符請頒示天下編諸史冊帝大悅擢延禧為諫議大夫時上官昭容與其母鄭氏及尚宮柴氏賀婁氏樹用親黨廣納貨賂别降墨勑斜封授官或出臧獲屠販之類累居榮秩又引女巫趙氏出入禁中封為隴西夫人勢與上官氏為比三年冬帝將親祠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建議云皇后亦合助祭太常博士唐紹蔣

欽緒上疏爭之尚書右僕射韋巨源詳定儀注遂希㫖協同欽明之議帝納其言以后為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齋娘以執籩豆欽明又欲請安樂公主為終獻迫於時議而止四年正月望夜帝與后微行市里以觀燒燈又放宫女數千夜遊縱觀因與外人隂通逃逸不還時國子祭酒葉靜能善符禁小術散騎常侍馬秦客頗閑醫藥光禄少卿楊均以調膳侍奉皆出入宫掖均與秦客皆得幸於后相次丁母憂旬日悉起復舊職時安樂公

主與駙馬武延秀侍中紀處訥中書令宗楚客司農卿趙履温互相猜貳迭為朋黨六月帝遇毒暴崩時馬秦客侍疾議者歸罪於秦客及安樂公主后懼秘不發喪引所親入禁中謀自安之策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知政事留守東都又命左金吾大將軍趙承恩及宦者左監門衛大將軍薛崇簡帥兵五百人往筠州以備譙王重福后與兄太子少保温定策立温王重茂為皇太子召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分為左右營然後

發喪少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臨朝攝政韋溫總知内外兵馬守援宮掖駙馬韋捷韋濯分掌左右屯營武延秀及溫從子播族弟璿外甥高崇共典左右羽林軍及飛騎萬騎播璿欲先樹威嚴拜官日先鞭萬騎數人衆皆怨不為之用時京城恐懼相傳將有革命之事往往偶語人情不安臨淄王率薛崇簡鍾紹京劉幽求領萬騎及總監丁未入自玄武門至左羽林軍斬將軍韋璿韋播及中郎將高崇於寢帳遂斬關而入至太極殿后

惶駭遁入殿前飛騎營及武延秀安樂公主皆為亂兵所殺分遣萬騎誅其黨與韋温温從子捷及族弟嬰宗楚客弟晉卿紀處訥馬秦客葉静能楊均趙履温衛尉卿王哲太常卿李璥將作少匠李守質及韋氏武氏宗族無少長皆斬之梟后及安樂公主首於東市翌日勅收后屍葬以一品之禮追貶為庶人安樂公主葬以三品之禮追貶為悖逆庶人

中宗上官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也父庭芝與

儀同被誅婉兒時在襁褓隨母配入掖庭及長有文詞明習吏事則天時婉兒忤旨當誅則天惜其才不殺但黥其面而已自聖歷已後百司表奏多令參決中宗即位又令專掌制命深被信任尋拜為昭容封其母鄭氏為沛國夫人婉兒既與武三思淫亂每下制勑多因事推尊武后而排抑皇家節愍太子深惡之及舉兵至肅章門扣閤索婉兒婉兒大言曰觀其此意即當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帝與后遂激怒并將婉兒登玄武門樓以

避兵鋒俄而事定婉兒常勸廣置昭文學士盛引當朝詞學之臣數賜遊宴賦詩唱和婉兒每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公主數首並作辭甚綺麗時人咸諷誦之婉兒又通於吏部侍郎崔湜引知政事湜嘗充使開商山新路功未半而中宗崩婉兒草遺制曲叙其功而加褒賞及韋庶人敗婉兒亦斬於旗下玄宗令收其詩筆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張說為之序初婉兒在孕時其母夢人遺己大秤占者曰當生貴子而秉國權衡既生女聞者

嗤其無効及婉兒專秉內政果如占者之言

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刑部尚書德威之孫也父延景陝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尚書右僕射沛國公儀鳳中睿宗居藩納后為孺人尋立為妃生寧王憲壽昌代國二公主文明元年睿宗即位冊為皇后及降為皇嗣后從降為妃長壽中與昭成皇后同被譖為則天所殺景雲元年追謚肅明皇后招魂葬於東都城南陵曰惠陵睿宗崩遷祔橋陵以昭成太后故不得入太廟配饗

常別祀於儀坤廟開元二十年始祔太廟
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將作大匠抗曾孫也祖誕大
理卿莘國公父孝諶潤州刺史景雲元年追贈太尉邠
國公后姿容婉順動循禮則睿宗為相王時為孺人甚
見禮異光宅元年立為德妃生玄宗及金仙玉真二公
主長壽二年為户婢團兒誣譖與肅明皇后厭蠱呪詛
正月二日朝則天皇后於嘉豫殿既退而同時遇害梓
宮祕密莫知所在睿宗即位謚曰昭成皇后招䰟葬於

都城之南陵曰靖陵又立廟於京師號為儀坤廟睿宗崩后以帝母之重追尊為皇太后謚仍舊祔葬橋陵遷神主于太廟

玄宗廢后王氏同州下邽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後上為臨淄王時納后為妃上將起事頗預密謀贊成大業先天元年為皇后以父仁皎為太僕卿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邠國公后兄守一以后無子常懼有廢立導以符厭之事有左道僧明悟為祭南北斗刻霹靂木書天地

字及上諱合而佩之且呪曰佩此有子當與則天皇后為比事發上親究之皆驗開元十二年秋七月己卯下制曰皇后王氏天命不祐華而不實造起獄訟朋扇朝廷見無將之心有可諱之惡焉得敬承宗廟母儀天下可廢為庶人別院安置刑于家室有媿昔王為國大計蓋非獲已守一賜死其年十月庶人卒以一品禮葬於無相寺寶應元年雪免復尊為皇后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則天從父兄子恒安王攸止女也

攸止卒後后尚幼隨例入宫上即位漸承恩寵及王庶人廢後特賜號為惠妃宫中禮秩一同皇后所生母楊氏封為鄭國夫人同母弟忠累遷國子祭酒信祕書監惠妃開元初産夏悼王及懷哀王上仙公主並襁褓不育上特垂傷悼及生壽王瑁不敢養於宫中命寧王憲於外養之又生盛王琦咸宜太華二公主惠妃以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薨年四十餘下制曰存有懿範没有寵章豈獨被於朝班故乃施於亞政可以垂裕斯為通

典故惠妃武氏少而婉順長而賢明行合禮經言應圖
史承戚里之華胄昇後庭之峻秩貴而不恃謙而益光
以道飭躬以和逮下四德粲其兼備六宮咨而是則法
度在已靡資珩珮躬儉化人率先絺紘夙有奇表將加
正位前後固讓辭而不受奄至淪歿載深感悼遂使玉
衣之慶不及於生前象服之榮徒增於身後可贈貞順
皇后宜令所司擇日冊命葬於敬陵時慶王琮等請制
齊衰之服有司請以忌日廢務上皆不許之立廟於京

中昊天觀南乾元之後祠享亦絶

玄宗楊貴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户妃早孤養於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開元初武惠妃特承寵遇故王皇后廢黜二十四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悦不期歳禮遇如惠妃太真姿質豐艷善歌舞通音律智筭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宫中呼為娘子禮數實同皇后有姊

三人皆有才貌玄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並承恩澤出入宮掖勢傾天下妃父玄琰累贈太尉齊國公母封凉國夫人叔玄珪光禄卿再從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武惠妃女太華公主以母愛禮遇過於諸公主賜甲第連於宮禁韓虢秦三夫人與銛錡等五家每有請託府縣承迎峻如詔勅四方賂遺其門如市五載七月貴妃以微譴送歸楊銛宅比至亭午上思之不食高力士探知上旨請送

貴妃院供帳器玩廩餼等辦具百餘車上又分御饌以送之帝動不稱旨暴怒笞撻左右力士伏奏請迎貴妃歸院是夜開安興里門入內妃伏地謝罪上歡然慰撫翌日韓號進食上作樂終日左右暴有賜與自是寵遇愈隆韓號秦三夫人歲給錢千貫為脂粉之資銛授三品上柱國私第立戟姊妹昆弟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御照耀京邑遞相夸尚每構一堂費踰千萬計見制度宏壯於已者即徹而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

夜玄宗頒賜及四方獻遺五家如一中使不絶開元已來豪貴雄盛無如楊氏之比也玄宗凡有遊幸貴妃無不隨侍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宮中供貴妃院織錦刺繡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鎔造又數百人揚益嶺表刺史必求良工造作奇器異服以奉貴妃獻賀因致擢居顯位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而遺鈿墜舃瑟瑟珠翠璨爛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

國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聯鑣方駕不施帷幔每
三朝慶賀五鼓待漏靘粧盈巷蠟炬如晝而十宅諸王
百孫院婚嫁皆因韓虢為紹介仍先納賂千貫而奏請
罔不稱旨天寶九載貴妃復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温與
中貴人善温入奏曰婦人智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妃
久承恩顧何惜宮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於
外哉上即令中使張韜光賜御饌妃附韜光泣奏曰妾
忤聖顏罪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無可遺留然

髮膚是父母所有乃引刀剪髮一繚附獻玄宗見之驚
惋即使力士召還國忠既居宰執兼領劔南節度勢漸
恣横十載正月望夜楊家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騎從
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
裔扶公主因及數撾公主泣奏之上令殺楊氏奴昌裔
亦停官國忠二男昢暄妃弟鑑皆尚公主楊氏一門尚
二公主二郡主貴妃父祖立私廟玄宗御製家廟碑文
并書玄珪累遷至兵部尚書天寶中范陽節度使安禄

山大立邊功上深寵之祿山來朝帝令貴妃姊妹與祿山結為兄弟祿山母事貴妃每宴賜錫賚稠沓及祿山叛露檄數國忠之罪河北盜起玄宗以皇太子為天下兵馬元帥監撫軍國事國忠大懼諸楊聚哭貴妃銜土陳請帝遂不行內禪及潼關失守從幸至馬嵬禁軍大將陳玄禮密啓太子誅國忠父子既而四軍不散玄宗遣力士宣問對曰賊本尚在蓋指貴妃也力士復奏帝不獲已與妃詔遂縊死於佛室時年三十八瘞於驛西

道側上皇自蜀還令中使祭奠詔令改葬禮部侍郎李揆曰龍武将士誅國忠以其負國兆亂今改葬故妃恐将士疑懼葬禮未可行乃止上皇密令中使改葬於他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仍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乃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馬嵬之誅國忠也虢國夫人聞難作奔馬至陳倉縣令薛景仙率人吏追之走入竹林先殺其男裴徽及一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為我盡命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縣

吏載之閉於獄中猶謂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血凝至喉而卒遂瘞于郭外韓國夫人聟祕書少監崔峋女為代宗妃號國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安公主女嫁讓帝男秦國夫人聟柳澄先死男鈞尚長清縣主澄弟潭尚肅宗女和政公主

舊唐書卷五十一

舊唐書卷五十一考證

高祖太穆皇后竇氏傳后父毅於門屏畫二孔雀諸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射之潛約中目者許之前後數十輩莫能中高祖後至兩發各中一目毅大悅遂歸于我帝○臣德潛按後代作史不應稱我帝此仍唐人紀錄未曾删正者也書中類此者極多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傳后因請遣中使齎帛五百足詣徵宅以賜之○臣宗萬按魏徵傳皇后遣使

齎錢四十萬絹四百匹詣徵宅以賜之兩傳互異又按魏徵傳太宗與徵論忠良賜絹五百匹通鑑亦載其事則二者必有一誤也

高宗廢后王氏傳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臣德潛按既云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後又云截去手足投酒甕中數日而卒是一傳中自相矛盾矣

中宗韋庶人傳中宗廢後每聞制使至惶恐欲自殺后勸王曰禍福倚伏何常之有豈失一死何遽如是也

○臣德潛按新書禍福何常早晚等死耳無遽及語意較明舊書豈失一死句或有譌字

玄宗楊貴妃傳韓國夫人壻古字壻祕書少監崔珣女為代宗妃○臣德潛按韓國夫人壻崔峋非崔珣後崔妃傳甚明已改正

虢國男裴徽尚代宗女延安公主○臣德潛按肅宗七女中郜國公主下嫁裴徽此誤作代宗而代宗十八主中又並無延安延安乃穆宗女也一語中凡有三

誤

舊唐書卷五十一考證